

到「紅」(思想、政治優先)型的經濟政策，所以一般觀察家對日毛貿易前途，亦不抱樂觀看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八日脫稿

註①見日本內閣調查室出版「調查月報」第二四五期(一九七六年五月)第十六頁。

註②同上註。

註③周恩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偽「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曾提出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大陸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

實施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國民經濟走上世界前列」。

註④見日本內閣調查室「調查月報」第二四五期第十三頁。

註⑤同上註第十四頁。

註⑥依照一九七五年日毛原油輸入契約，「國際石油」與「日本中國石油輸入協會」，一九七六年輸入原油八百萬噸，二月份應運交四十五萬噸，三月份四十三萬噸。

註⑦見毛共「紅旗」雜誌一九七六年第四期第二二頁。

註⑧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之「十大後之中共」論文集第五三頁次島鈞次著「十全大會以後的中共經濟」一文。

# 高棉淪亡慘劇的教訓

張耀秋

## 一 高棉淪亡的原因

在六十年代，施亞努的外交政策是變化多端的。起初他結好法國，拉攏印度，投靠毛共，以與美國抗衡。後來共黨勢力在中南半島日見猖獗，幾乎危及自身利益，又引以為憂，暗中與美國互通聲氣，保持接觸。在六十年代初期，他領導下的金邊政府，總共接受了美國三億六千萬的軍經援助。但其後自一九六五年五月起，施亞努單方面採取突然行動，與美國斷絕外交關係。從此，他加緊與毛共勾結，毛共的經援夾雜着文化宣傳品，源源而至。

越共在接近南越邊境內的高棉領土內，建立了龐大的後勤及訓練基地，屯兵四萬人，越共能享此優惠，當是獲得毛共的幫助。而當時施亞努則想利用越共這股力量，作為制衡南越軍入侵高棉邊陲的工具。因為高棉與越南交惡，自一九五八年起即已斷絕外交關係。

但是，施亞努利用越共來對抗越南政府，越共則利用高、越邊境落地生根，將來成為赤化高棉的大本營，構成高棉的心腹大患。後來施亞努對越共

的陰謀看清楚之後，又暗中同意美機轟炸境內越共的庇護所。

施亞努玩弄兩面外交而遭到內外交困，民不聊生。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高棉內閣總理龍諾、國會主席鄭興和王族馬達克將軍三結合，推翻了施亞努的統治。兩年後，改行共和體制，龍諾擔任第一任總統。在位三年，共軍兵臨城下，龍諾被迫悄然去國，不久金邊乃告陷共。龍諾的失敗，原因很多，概括言之，約有下列四點：

(一)自一九七一年起，龍諾患了半身不遂症，他一面受病魔糾纏，一面要處理國務，精神體力不勝負荷，乃扶植其弟龍農，以助他一臂之力，但因龍農對人處事，鋒芒太露，不久於位，其後龍諾乃陷於孤立的地位。

(二)龍諾與鄭興、馬達克及英丹等四人原是推翻施亞努王朝的四大主力，但取得政權後彼此排斥，其後乃趨於分裂，使金邊政權的實力，互相抵消，予棉共以可乘之機。大肆活動，到處進攻。此外金邊政府官員，以及軍隊的高級將領，貪污成風，於是一度受到人民與青年學生擁戴的革命政府，馴至成為令人討厭的對象。

(三)革命成功之初，高棉政府軍及警察，只有二萬人，後來逐漸擴充增，

達十二萬名。除了四萬人防守金邊及外圍防線，其餘則駐於十多個省，東起棉末、柴楨，西至馬德望，北至暹粒，南至貢丕及金磅遜港，縱橫數百公里，備多力分，鞭長莫及。共軍則乘虛蹈隙，四出游擊，牽制政府軍兵力，然後集結重兵，猛攻金邊，使政府軍顧此失彼，終至土崩瓦解。

美國對高棉的軍經援助，五年來約為十八億美元。及至去年三月間共軍圍攻金邊時，美國對困守孤城的龍諾政府，已甚為悲觀，不論福特總統、季辛吉國務卿或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均認為如果美國不及時提供緊急援助，則高棉政府將在「數週之內」向共黨「投降」，或為共軍所征服。美國決策當局力主援助高棉的一線希望是，只要高棉獲得及時後援，戰局將可拖延下去，到了六月以後雨季來臨，將可阻遏共軍的攻勢，龍諾政府即可獲得喘息的機會。但輿論界一般則認為高棉大勢已去，淪入共黨手中只是時間問題。但是福特政府在金邊危急的情勢下，仍然力主援助，想爭取最後一分鐘的努力，以解救金邊淪陷的命運。福特總統曾於去年三月十三日特邀請前任駐越南美軍司令魏摩蘭將軍評估高棉局勢，這位退休將軍除了慨歎無復當年防衛越南與高棉佈雷海防劍及履及的行動外，並嚴厲指責民主黨議員反對援助中南半島之誤，指出美國縱敵損友的失德。①後來在高棉危急之際，美國國會未能通過及時軍援，金邊乃在外援停止之下失陷。

## 二 棉共實施殘暴統治

去年四月十七日，高棉首都金邊易手，持續五年的高棉共和國宣告淪亡。自後高棉人民遭逢亘古未有的浩劫，在棉共的殘酷迫害殺戮之下，死亡枕藉，血腥遍野，僥倖苟存的也不過忍辱偷生，苟延殘喘。

根據本年四月廿六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週刊，對赤化一年的高棉有專文報導。該刊記者沉痛指出棉共的血腥統治乃是現代史上最兇狠最殘暴的，僅在一年之中，已有五十萬至六十萬高棉人民，約為高棉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死於棉共的政治屠殺或饑餓的迫害。當去年四月十七日金邊陷落後，棉共以勝利者姿態，驅迫所有居民離開金邊，違令者一律格殺。在驚惶失措中被迫離開金邊的，有醫院病患二萬五千人，孤兒數千人。這羣難民由棉共驅策遷徙的途中，死於饑餓、疾病、傷患的不計其數，屍體枕藉於途，因而發生瘟疫

，金邊西南各地死於疫疾者在十萬人以上。到去年底，金邊所有工廠的工人也被迫內遷。戰時人口曾達二百七十萬的金邊，目前僅餘居民四萬五千人，人烟寥落，死氣沉沉。

棉共為使高棉全國成為集中奴工營，去年九月金邊以外的各大城市居民，亦被迫北遷，數十萬老幼婦孺絡繹死亡於途的悲慘情況，正和金邊居民的命運相同。棉共政權為消滅「敵對的人口」，今年一月更下令將所有曾經受過教育的人，曾經在舊政府服務、甚至祇當幾天小兵的人，以及曾經有過反對棉共言行的人，都一律處死。於是鋤頭、木棍均成為殺人利器，經常有成隊的「犯人」被押送到荒郊，用推土機把他們全部活埋。

棉共一面屠殺同胞，一面奴役人民，在倖存的人中，大都被編成十人到十五人的工作小組，作長期的苦力勞動，而配給的口糧，則凡是早期就生活在共黨盤據區的居民，每人每日兩小鐵罐糧，原來在城市的人，每人每天只一小罐糧。從去年八月起，高棉發生嚴重糧荒，配給口糧減少為每天每人一小罐米糠，因此又有許多人被餓死。

據三年前投共，其後在今年四月卅日又逃往泰國投奔自由的一名高棉飛行員卅一歲的龔裴林說，金邊電台所宣布的政府「只是名義上的政府」。就金邊本身而言，「已無正常的營業，因為人民沒有錢。人民在紡織廠、醫院、翻砂廠工作所得的報酬是少之又少的配給米。」②「紐約時報」於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其社論中評論說：「高棉的新『憲法』和一個人民代表會議的『選舉』，旨在向國內和國外傳達一個法治政府的印象。但是它還是狂熱的共黨頭目們所塑造的一個巨大的勞工營。」③據前不久訪問過高棉的瑞典駐北平大使伯佐克說：目前高棉已無貨幣、市場、電話、電報系統、商店、私有土地或可以支領工錢的勞力。高棉人民在十來歲武裝小鬼監視下，從早到晚不斷的工作。④

現在全體高棉人民像待決的羔羊，戰慄在棉共殘暴的統治下，過着生不如死的恐怖生活，而棉共為了摧毀過去的文化、宗教、傳統、習俗，還在續大力進行它鎮壓「階級敵人」與消滅舊社會的工作。棉共今日在高棉所行絕滅人性的殘暴統治，完全是效法毛共大陸殘殺六千萬人民的毒辣手段。為了鞏固它們的「階級專政」，共黨暴徒是不惜將成千成萬的人民當作螻蟻來消滅的。它們可用「血洗」的手段，殺盡一切所謂「階級敵人」或「無用

人口」。棉共現在用飢饉來威脅人民、用死亡來恫嚇人民。

### 三 施亞努的淒慘下場

施亞努自從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被推翻之後，即逃亡中國大陸，於北平成立流亡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毛共於大陸某地召開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會議結束時發表聯合聲明，內容不外是加強團結，打倒「美帝」，並支持施亞努復辟。毛共從此豢養施亞努。

去年四月十七日，棉共武裝部隊進據金邊，宣佈全國「解放」。本來由施亞努領導流亡在北平的「柬埔寨王國團結政府」，應該立即遷都，因為統率武裝部隊在高棉戰場上作戰的喬森潘，乃北平流亡政權的副首相兼國防部長及三軍總司令。但是棉共軍雖開進金邊，當時流亡在北平的高棉「元首」，却遲遲未定歸期，施亞努且一再表示，他一旦回返金邊，無意過問政治，如能擁有元首虛名，從事巡迴大使任務，便於顧己足，但仍未能獲得高共政權歡迎他回國。施亞努因而一怒而赴平壤，久留不返北平，顯示施氏已遷怒毛共對他的支持不夠。其後八月中旬，喬森潘與英薩利率領高棉新政權代表團訪問北平，獲得毛共給予十億美元的軍經援助之後，始將施亞努接回金邊，顯然是毛共爲了安撫他滯留北平，遂不得不向金邊威脅利誘所得來的結果。

⑤ 施亞努於去年九月九日返回金邊，目睹金邊一片荒涼，遍地血腥，他的王族及昔日部屬多被殺害或逃亡，不禁傷心流淚。所以他在金邊逗留時間很短，旋於十月中旬藉訪問北韓之名，又飛回北平，將其流亡政府所留在北平的人員五十二名分別遣赴布爾格萊德和巴黎。施氏在平壤又向金日成透露：即將訪問阿拉伯及歐非各國，不再返回金邊。由上年十月十七日曾隨施亞努來去金邊的新聞秘書努司，在香港向「遠東經濟評論」記者指出：施亞努乃被棉共所欺騙，其中並有人企圖將施氏「剷除」，以致他對再回金邊感到憂慮。⑥ 十天以後，由他遣赴巴黎的四十二名流亡政府人員，在譴責高棉共黨的同時，表示仍然對施亞努效忠，尤其感謝他此次能令他們離開北平，駐巴黎的高棉新政權代表辦公室，立即指責這批人爲「一小撮叛徒」⑦。

本來施亞努是以逃脫虎口的心情離開金邊，但後來毛共以慶祝他的五十

三歲生日爲名，將他接回北平後再送返金邊，並頒佈「民主柬埔寨」的新憲法，接着於今年三月二十日舉行大選，施氏以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團」的主席，然而他在當選後，立即宣佈引退，新政權未有挽留，並即選定由喬森潘接替他的位置，祇宣佈爲他建立銅像，及照舊支給年薪。從此施氏和其家人，被禁錮在舊王宮中，過着囚徒般的生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舒爾貝格在一篇深及施亞努親王的命運的文章中着重指出說：來自金邊這個居民幾乎全被驅逐的高棉首都的消息顯示，施亞努親王實際上已經成爲極權政權的階下囚。⑧ 施氏一生朝秦暮楚，投機取巧，却遇上陰險狠毒的共產黨徒，將他弄得如此淒慘下場。

### 四 反共勢力方興未艾

由於棉共政權的殘暴統治，而激起人民的不斷反抗，據英文曼谷郵報自亞爾內亞來才報導，至少有三個高棉獨立抗暴組織的一千一百名武裝人員正在泰、高邊界附近以及深入暹粒的地區反抗共黨政權。第一個抗暴組織是由桑波上尉領導，該組織約有兩百名武裝戰士，他們有一部份被派往遠至暹粒等棉共控制的村莊，偵察共黨的活動並招募新兵。第二個抗暴組織是由前馬德望省長塞沙米德領導，該組織有六百名武裝人員在巴比、百靈、蒙哥比里等地活動。第三個抗暴組織是由阿瑞迪沙上校領導，有三百名武裝戰士在百靈省活動。⑨

此外，即棉共士兵亦不少叛變，據曼谷可靠消息人士於今年三月二日表示：二百五十名棉共士兵叛變，已加入反共的「黑眼鏡蛇」突擊隊陣營。該批來自泰國邊界以東九十五哩馬德望府的棉共叛離份子，是攜帶所有裝備投誠的。「黑眼鏡蛇」突擊隊是以泰國邊界至暹粒區域的高棉領土爲根據地，該隊勢力漸增，目前的人數已達數營部隊，森林區內設有幾個軍械庫，並儲存大量軍火。二月二十五日暹粒受襲之事，是「黑眼鏡蛇」突擊隊的傑作，而這次是他們首次突擊重要的市鎮。該突擊隊領袖一直設法在各西方國家首都尋求援助，他們在各首都設有小型辦事處。⑩

據五月十七日出版的「新聞周刊」報導，法國記者蕭維在兩名攝影人員的陪同下，駕駛租來的吉甫車越過泰棉邊境訪問游擊隊，他被引導到一名受

過法語訓練，自稱為瑞沙克的高棉陸軍高級軍官面前，瑞沙克就是在高棉境內活動打擊高棉共軍的一支小規模游擊隊的領袖。瑞沙克相信：棉共的暴行所帶來的激烈轉變，已使得支持他小型活動的實力日益增強。法國記者蕭維的影片足以證實殘暴的高棉共軍無法撲滅所有的反抗活動。瑞沙克相信：還有其他獨立的游擊隊團體，正和高棉共軍作戰，他的最終目標是把分散的游擊力量聯合起來，共同對抗棉共。

綜上所述，可知由於棉共的殘暴統治，已激起人民的強烈反抗，抗暴運動正方興艾未，以圖推翻金邊的共黨政權。

## 本中心出版「匪情研究叢書」：

- |                            |     |
|----------------------------|-----|
| 一、共匪政治問題論集                 | 五十元 |
| 二、共匪軍事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三、毛共反儒尊法運動析論               | 四十元 |
| 四、匪黨內部鬥爭問題論集               | 六十元 |
| 五、「十大」後之中共                 | 五十元 |
| 六、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七、共匪經濟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八、大陸知識份子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九、匪黨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十、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br>——毛澤東思想探源 | 廿五元 |
| 十一、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               | 四十元 |
| 十二、中共的文藝整風                 | 六十元 |
| 十三、共匪文字改革總批判               | 四十元 |

## 五 結論

在毛共和北越豪養下壯大的棉共，奪得了統治權，立即以千百倍的仇恨與瘋狂，對反共或非共的人們大屠殺。足見共產政權與大規模殺戮，永遠是聯結在一起的。棉共屠殺的對象，首先是高棉共和國軍隊和政府人員。因為這些人是站在第一線組織高棉人民反抗共黨政權奴役的領導人，這些人遭到集體處決，而這些人的「罪名」就是反抗共產主義，保衛自己國家的獨立和自由。

由於高棉的反共戰爭是全民族的聖戰，棉共亦對高棉人民懷有仇恨。棉共乃強迫人民離開城市、離開自己的家園，到荒蕪的地區「墾荒」，如果人民不服從，它就用飢餓來威脅人民，用死亡來恫嚇人民，於是恐怖和屠殺淹沒了整個高棉。

棉共濫施瘋狂屠殺的暴行，完全是毛共竊據中國大陸後的翻版。高棉的血腥慘狀暴露了共黨邪惡的本質，足以作為自由國家迷信可與共黨和解者之教訓。

高棉這一血腥屠殺的慘劇並非就此結束。世界各自由國家，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國家與人民，應認清共黨赤化世界，奴役人類的邪惡本質，及時從對外親共，對內反共的矛盾錯覺中警醒過來，以防止類此慘劇在亞洲及其他地區重演。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脫稿

註①「高棉戰局與美國政策」，問題與研究，十四卷、七期、拙作。

②合衆國際社曼谷電，一九七六、五、五。

③合衆國際社紐約電，一九七六、三、二十七。

④合衆社斯德哥爾摩電，一九七六、三、八。

⑤「赤化後的高棉政情」，問題與研究，十五卷、九期，羅石圍撰。

⑥美聯社香港電，一九七五、十、十七。

⑦美聯社巴黎電，一九七五、十、廿七。

⑧星島日報專用紐約時報社巴黎電，一九七六、五、十四。

⑨中央社曼谷電，一九七六、五、卅一。

⑩曼谷法新社電，一九七六、三、二。